

混合战：前所未有的综合

■王湘穗

略》将其列入需要美军重点应对的威胁样式。该报告明确指出,常规军队以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展开的行动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新模式,这种冲突将传统战斗行动同非常规战斗行动相结合,通过创造更大的不确定性来掌握主动权。

实际上,近些年来基于对多场战争的总结,美军提出过许多新的战争理论。然而,大多依然是基于某项技术、某种新的平台的应用,或是多军种联合如何产生新的作战方式、如何提升作战效能等。混合战理念与这些局限在军事领域内的思想创新不同,体现了美军对未来战争的突破性思考。在霍夫曼看来,混合战争广泛结合了常规能力、非常规战术和编成、恐怖主义行动和动乱等不同的战争模式,将作战力量、技术和战争形式混合成无数日渐复杂的组合。最终,导致战争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和无从分辨,混合战争因此发展成了各种力量和手段的无限组合。这一理论创新反映出美军战争思想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即突破军事的界限,使更多领域、更多要素进入战争,以“前所未有的综合”去思考战争和实施作战。

有趣的是,中国军人在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被美国军人列为是混合战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甚至被说成是混合战争的东方版或亚洲版。因为超限战指出,未来的冲突会牵涉到技术、政治、经济、地区、文化、外交和军事之间的连接点,从而产生无休无止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同样有趣的是,美国认定俄罗斯2014年在克里米亚以及此后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属于混合战争范畴,因此,美军必须调整战略,以应对俄罗斯所代表的这一现实威胁。除了美、中、俄军人提供的思想和实践来源,“9·11”以来美国的反恐实践也被看作是混合战的源头之一。混合战思想的广泛来源,使其具有了综合性的基因。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战争实践才是混合战思想的真正源头。美国军人头脑中的灵光乍现,大多基于当代战争的实践。同样,美军在军事思想领域创新中的步履蹒跚,也脱胎于美军特有的思维定式和技术惯性,他们总是寄希望于技术创新或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使美军能够永远保持与对手的技术代差。然而,现代战争的实践一再证明,技术解决不了战争目标合理性的问题,失去了恰当的目标,即使能够在战场上获胜,也会输掉战争。在我们看来,混合战争是日渐凸显的一种战争样式,其基本特点是打破领域的边界、组合使用多种手段以达成战争目标。它没有连续的部队战斗接触线,也突破了大纵深和立体式的交战,呈现军民交织、前后方交融的场景;弥漫性的对抗无时无刻不在,也打破了赫尔曼·康恩式的战争台阶。这是需要在总体安全观指导下应对的新型战争。

混合战的探索,对美军来说已经是超出常规的跳跃。然而,美军也就止步于多领域的组合,这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军力优势难以自拔的沉迷。找到应对混合战争的办法,是今天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未来战争的奥秘,成为驾驭未来战争的创新突破口。

关注未来无人战场

■李 达 王轩华

在过去的十年中,混合战争概念在世界军事界引起强烈关注。据称,混合战争理论最早由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提出。在他与合作者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看来,由于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因,传统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非常规战争”正逐步演变成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一种模糊的战争模式,模糊的参战方和技术运用。”混合战理论得到美国军方的高度重视,“混合冲突”概念已经被纳入美国国家军事战略,2015年的《美国国家军事战

挑灯看剑

军

用无人机具有较强的全域渗透能力、战场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是新型作战力量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是夺取和保持信息优势、夺取战场胜利的重要力量。当前,抓好无人飞机顶层设计、战法创新、实战训练、装备建设,对夺取军用无人机发展优势,赢得未来无人战场先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统筹搞好顶层设计。应贯彻体系建设思想,在联合作战大框架下进行一体化设计,把准各军兵种对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需求,统筹制定清晰科学的无人机装备发展规划路线图,通过加强全型谱建设,补齐短板,形成要素齐全、比例合理、功能互补的空中无人作战体系。根据作战任务、无人机种类、军兵种特点和实际,按照一体化模块化使用的思路,建立完善的无人机应用法规体系,使无人机作战运用有法可依。此外,还应着眼未来无人机力量或将发展成为独立兵种的趋势,前瞻搞好兵种建设规划、力量规模结构设计、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满足未来战争需要。

探索创新战法运用。无人机技术的加速发展必将对作战理论、作战样式等产生更为深刻影响。因此,应加强跟踪研判外军无人机最新战法及发展趋势,加强信息化条件下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作战概念开发研究,将无人



车桥战役：一次虎口拔牙的歼灭战

■朱珠璇

战斗简介

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在江苏省淮安东南车桥地区,对日伪军实施的进攻战役。战役从1944年3月5日开始,至6日结束,历经车桥攻坚、芦家滩打援、战略转移3个阶段,共歼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含俘24人)、伪军483人(含俘168人),摧毁碉堡53座,“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此役胜利,打乱了日伪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计划,使苏中地区成为比较稳定的后方基地,为我部队整训、准备战略反攻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役胜利,还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成为苏中敌后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标志。

讲评析理

车桥战役,新四军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军重要设防据点实施攻城打援作战,创造了新四军华中地区歼灭战的范例。鉴古而知今。全面客观剖析车桥战役的制胜机理,充分汲取其精华养分,对于提高研究战例效益,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役筹划,应注重着眼全局,抓住关节。车桥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得益于战役筹划时着眼全局,抓住关节。第1师兼苏中军区将进攻方向准确定位在淮宝东部,正是

立足于苏中实际,根据华中战略全局做出的统筹考虑。一是该地区位于日军两师团结合部,若被攻击,负责该区防务的日军第65师团主力远在徐州,难以及时增援,相邻第64师团出援可能性极低,便于速战速决。二是新四军第3师第7旅位于两淮以东地区,保障了第1师北侧后安全。实际上在车桥战役中,第7旅攻克了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有力地配合了车桥战役。三是该地区为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的连接部,控制该地有利于沟通四区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实施战略机动。

群策集

●我军传统夜战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战场“月亮是中国人的”吗?

夜战,曾是我军以劣胜优、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扬长避短,善用夜幕隐蔽作战行动,力避敌人武器装备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达成夜战行动的突然性,以至美军不得不承认“月亮是中国人的”。当前,随着军队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发展整体性变革和革命性重塑,特别是大量信息化装备和先进视视器材的广泛运用,传统夜战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战场“月亮是中国人的”吗?夺取“制夜权”、奋力抢占夜战制高点,成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夜战能力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突出夜战问题研究。应紧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紧贴信息化条件下夜战规律、夜战对手、夜战环境、作战体

系、现有装备等新情况新特点,以遂行使命任务夜间侦察获情、通联组网、指挥控制、机动展开、战术行动、实弹打击和综合保障为研究重点,摸清搞透暗夜环境对人体机能、装备性能、夜战体系和夜战能力的影响因素,增强夜战问题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快夜战装备建设。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刚性标尺,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坚持夜战需求牵引,推动夜战装备建设与实战需求对接,加速研制和改善微光夜视仪、红外热成像仪、预警侦察雷达、电子监控设备及侦察传感系统,为推进部队夜间训练、提升夜间作战能力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应立足现有装备,充分挖掘发挥夜间侦察、伪装、

防护等装备器材的最大潜能,熟知装备战技术性能,熟练装备操作流程,以优良的战术素养和先进的战法弥补“装备差”和“技术差”,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

大抓实战化夜训。实战化训练是挖掘新装备新理论潜能、形成实际战斗力的最佳途径。应着力打通夜间“基础训练—指挥训练—协同训练—集成训练—联合训练”路径,解决现有装备能否“看得清”、现行机动方式能否“靠得住”、现有手段能否“藏得住”、现有指挥和通信方式能否“联得上”、现有武器系统能否“打得准”等问题,不断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真正做到“仗在夜间打,兵在夜间训”。

强化战斗精神培育。战斗精神培

分析,那么,人数上的以少胜多,并不代表战争对抗上的以弱胜强。以经典的淝水之战为例,前秦嫡系兵力30万,东晋核心兵力8万,前秦在兵力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战争的结果是东晋伤亡5000人,前秦部队全部败亡,东晋以少胜多,大获全胜。

但这是否就证明了以弱胜强呢?双方开战之前,前秦最高统治者苻坚的弟弟苻融、尚书左仆射权翼等人,观察并了解到“东晋内部团结,百官用命,而己方连年用兵,士兵疲劳将领懈怠,对敌有忌惮之心”等现象,甚至己方“心腹地区”可能发生变乱这些隐忧,提醒苻坚注意。但苻坚骄傲专断,自恃前秦“有众百万,仗义如山”,认为伐晋是“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正是这种骄横,使苻坚夸大了己方优势,忽视了己方弱点。加上作战中轻敌自大,诸多因素导致了苻坚的失败。

也就是说,作战人数的多少,仅是衡量实力强弱因素之一,不仅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率

灵活。车桥战役的胜利,还源自周密的战前准备和灵活的战术指挥。为进行车桥战役,新四军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一是详细进行现地侦察。早在1943年,粟裕等人就不断穿行于车桥、曹甸等据点附近地区,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了实地调查。战前,又对车桥周围和芦家滩设伏阵地反复做了详细现地侦察。二是重新编组战斗序列,适当调整组织和干部,统一指挥机构,明确任务分工。三是周密制定作战方案,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作了周密分析,研究了各种预案,对部队集中的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等做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各部均根据担负的任务和实地情况进行了战前预演。四是统一调配弹药、器材,组织情报站、野战医院、运输站,特制一批攻坚器材和通信联络工具,征集大批船工和船只,加强了后勤保障。五是进行充分的战前动员,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各团组织突击队、突击组,并开展了战斗竞赛活动。

在战术运用上,车桥战役打出了攻坚与打援并举的组合拳,成为游击战与运动战紧密结合的典范。战前,新四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长途越点奔袭,辅以破袭战,出敌不意,击敌要害。战斗中,新四军以强攻和阻击为主,辅以偷袭,正面以分散的战斗小分队灵活运用包围迂回、各个击破的战术,逐个攻克敌碉堡;同时准确判断敌增援方向,构筑阻击阵地,预设地雷,并在敌必经要道一侧配置强大机动兵力,组成若干突击队,采取“放过先头、突击中间、连续出击”的方法,分批歼灭援敌,既以攻坚调动敌人增援,又以打援保证攻坚胜

利,两者密切配合,交相呼应,最终取得了战役胜利。未来作战,战役行动将更加复杂多变,在进行战役准备时应时刻警醒、统筹考量,做到及早准备、周全细致、利益兼顾。在战术上更要强调灵活主动,以变应变,变中求新,如此才能出奇制胜,胜敌于无形。

战役保障,应注重依托地方,军地互补。车桥战役的胜利,离不开过硬的战役保障。战前,攻打车桥得到淮宝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各区、乡纷纷建立支前机构,反复召开会议,讨论和落实各项具体支前任务,确保做到“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进行深入动员,提出了“新四军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的响亮口号,积极拥军支前。一是积极供应粮草、油盐、茶水等日常生活用品,仅宝应县安丰镇就筹集了近五万斤粮食;二是协助部队制作云梯和其他攻坚器材;三是组织担架队,筹集担架100余副,组织车辆船只运送部队、民工和枪炮弹药等军需物资;四是通过站岗、侦察、送信、运送伤员、直接参战等多种方式,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正是淮宝人民的踊跃支前,为新四军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资,发挥出人民战争的巨大优势,为车桥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未来作战,要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强化能打胜仗能力,就要坚持把战争能力蕴藏于国家和民众之中,统筹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科技力对军队建设的支撑作用。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切莫丢掉战场上的“月亮”

■王子军 吕方超

夜战,曾是我军以劣胜优、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扬长避短,善用夜幕隐蔽作战行动,力避敌人武器装备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达成夜战行动的突然性,以至美军不得不承认“月亮是中国人的”。当前,随着军队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发展整体性变革和革命性重塑,特别是大量信息化装备和先进视视器材的广泛运用,传统夜战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战场“月亮是中国人的”吗?夺取“制夜权”、奋力抢占夜战制高点,成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夜战能力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突出夜战问题研究。应紧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演变,紧贴信息化条件下夜战规律、夜战对手、夜战环境、作战体系、现有装备等新情况新特点,以遂行使命任务夜间侦察获情、通联组网、指挥控制、机动展开、战术行动、实弹打击和综合保障为研究重点,摸清搞透暗夜环境对人体机能、装备性能、夜战体系和夜战能力的影响因素,增强夜战问题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快夜战装备建设。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刚性标尺,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坚持夜战需求牵引,推动夜战装备建设与实战需求对接,加速研制和改善微光夜视仪、红外热成像仪、预警侦察雷达、电子监控设备及侦察传感系统,为推进部队夜间训练、提升夜间作战能力奠定物质基础。同时,应立足现有装备,充分挖掘发挥夜间侦察、伪装、防护等装备器材的最大潜能,熟知装备战技术性能,熟练装备操作流程,以优良的战术素养和先进的战法弥补“装备差”和“技术差”,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

大抓实战化夜训。实战化训练是挖掘新装备新理论潜能、形成实际战斗力的最佳途径。应着力打通夜间“基础训练—指挥训练—协同训练—集成训练—联合训练”路径,解决现有装备能否“看得清”、现行机动方式能否“靠得住”、现有手段能否“藏得住”、现有指挥和通信方式能否“联得上”、现有武器系统能否“打得准”等问题,不断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真正做到“仗在夜间打,兵在夜间训”。

强化战斗精神培育。战斗精神培

育是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打赢夜战必不可少的“动力源”和“倍增器”。夜战夜训中存在昼夜温差大、食宿条件差、战场环境恶劣等诸多不利因素,而且实战实训中武器杀伤威力、连续作战行动、视觉听觉冲击、战场感知降低等对官兵心理承受力、耐受力、适应力、意志力提出严峻挑战,战斗精神培育在夜战夜训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为此,应着力推进“思想教育—训练管理—实战任务—战斗文化—政策制度”的培育链路,增强战斗精神培育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始终把锻造官兵勇敢战斗精神、顽强战斗意志和过硬战斗作风贯穿于实战化训练的全过程,不断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深入其理,强胜弱败是战争对抗的客观规律,以弱胜强是作战指导的主观追求。主观追求得以实现的途径,不是否认客观规律的作用,而是尊重、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尽可能地强化己方实力,营造聚弱成强的态势,造成整体劣势条件下的局部优势,通过累积局部优势达成整体上的优势转换,最终取得整体上的优势和胜利。

(延伸阅读:《强胜弱败,规律还是概率?》,见本报5月7日七版)

尊重强胜弱败的基本规律

■慕怀裕

领普鲁士王国完成德意志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认识到“兵贵精不贵多”,精兵战略至今已经成为广泛认可的军事共识。

装备上的以劣胜优也证明不了以弱胜强,因为装备同样只是衡量实力强弱的因素之一。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解放战争中,我军屡屡以敌七八倍的优势兵力取得作战胜利,其本质原因就在于以兵力的优势弥补装备的劣势。以孟良崮战役为例,我军参与对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围歼的,包括第1、4、6、8、9等五个纵队,另有第2、3、7、10等四个纵队负责打援。另外,因为孟良崮地区属于山地,完全不利于敌第七十四师机械化装备的展开,其在装备上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三国时期,孙刘联军对曹军的赤壁之战,也被认为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曹军虽然人数众多一路所向披